

赵光奕 / 著

作者臆想的一种鸟，身形矫健、擅长捕食，
却因体重较大难以在厚雪上起飞，大雪天气只好选择没完没了的飞翔，
落地后则往往冻饿而死。

软脚鸡

陈忠实



宁夏人民出版社

软脚鸡

陈忠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软脚鹑 / 赵光奕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 - 7 - 227 - 04185 - 6

I. 软… II. 赵…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7503 号

软脚鹑

赵光奕 著

选题策划 戎爱军
责任编辑 冯中鹏 王佐红
特约编辑 王 征
封面设计 北京盛琳兰国际广告
责任印刷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杨宏峰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邮购电话 0951 - 5044614
邮 编 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西安地图出版社印刷厂
成品尺寸 152mm × 230mm 1/16
印 张 29
字 数 380 千字
印 数 1 - 3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7 - 04185 - 6/I · 1117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我对未知的城市总是怀着莫名的恐惧，而对熟悉的封姑沟生活却有着惯性的满足。因此，考上省城政法大学那年，虽然自己下了决心要面对城市，但每每站在村后的北山梁上，望着村中亮起的灯火和升起的炊烟，听着隐约传来的婆姨们呼夫唤儿的声音，我还是觉得离家就像拔根一样痛苦。

本来友道叔是让我填报地区师范学院的。友道叔是我们封姑沟小学的语文老师，在我的印象中，他似乎永远都在夹着课本，永远都是讨好般的微笑着。想着友道叔的样子，我就不屑去做个教师，可再想着离家近，想着省钱，想着将来或许可以分到县上的石油小学或是石油中学教书，我又觉得做个教师其实也没啥。恰恰在这个时候，我舅舅从省城回来了。事实上，舅舅对我家就像那个手执宝瓶脚踏祥云的菩萨，每当家里有大事的时候，他都会忽然降临，施展法术，降妖除怪，指点迷津。

那天，我正在盐池河里洗澡，堂弟浩志不知从哪里赶过来，站在崖畔上喊我，来志哥，你舅在学校等你哩！舅舅那时已在省城做了法院的领导，这次回来，便是为了我的志愿。想到这儿，我急忙游上岸，匆匆穿好衣服，随了浩志赶到封姑沟小学。

舅舅的轿车就停在操场中央，车身上落满了土，调皮的孩子围在周围，用手在上面写着字，画着画。教数学的李万年老师不时地走过来，吆麻雀一样赶着这些孩子。

我四下张望寻找舅舅的影子，远远看见舅舅跟友道叔坐在窑前的一棵杨树底下。两个人交流一般对面坐着，却并没有发生对话。友道叔坐在一只矮板凳上，头却始终低着，偶尔抬起来，就见一脸的微笑拘谨地绽开，又很快地收回，喉结却在脖颈上不安地鼓动着。友道叔紧张得像一个接受家访的小学生，



而舅舅却并不像个家访的老师，或者说舅舅很不屑做个老师的。舅舅坐在一只高椅子上，脚下放着一只大茶缸，手上却握着另外一只锃亮的不锈钢杯子。友道叔穿着一件黑布衫，穿着白衬衣的舅舅就更像一个嘘寒问暖的大干部。只是舅舅并不作声，反而把头拧向大门，等我回来。

舅舅自幼没了父母，是我妈将他拉扯大的。我妈仅仅大舅舅六岁，让她抚养舅舅，自然很吃力。于是，舅舅六岁那年，我妈把他交给了一个走江湖弹三弦的本家，这个本家把舅舅带到山西的煤矿上去了。三年以后，舅舅回来了，带着一副黑瘦的面孔和一对麻木的眼睛。直到现在，我妈一想起舅舅当初的样子，还总是在自责着。可是舅舅不以为然，舅舅常对我妈说，感谢她给了自己那样一段经历，至少让他现在有了一副好嗓子。舅舅后来当了兵，转业后就留在了省城。舅舅工作后，跟我妈的感情依然深厚，他转而又可怜起我妈来。他可怜我妈从小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可怜我妈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不然他早都把她弄到省城去了，他还可怜我妈咋就嫁到了镇北县封姑沟乡王家洼村，嫁给了我的父亲王友良。

我小的时候，舅舅常当着我的面数落父亲，他抱怨父亲最多的是嫌他从来不知道出去闯荡。舅舅的脸色最终激励了父亲，我父亲下了决心，跟人到山西的小煤窑闯荡去了。可是，半年之后，从一次冒顶事故中捡回性命的父亲又回到了王家洼。舅舅把父亲的冲动定性为自私和愚蠢，之后又把父亲带到了省城，给他介绍了一份门卫的工作。又过了半年，父亲再次回来，原因是他浓重的封姑沟口音省城人听不懂，而省城人的话他也听着别扭。我渐渐长大了，舅舅不再责难父亲，却又似乎对友道叔有了成见。每每父亲在场的时候，舅舅常常提到友道叔的不是。他说友道叔木讷，如何能给人家教好书；他说友道叔卑琐，却总要装个读书人；他还说过友道叔的不知趣。有一次友道叔听说舅舅来，竟跑过来问舅舅省城的学校是怎样提高教学质量的。舅舅说，我一个法律工作者，如何能知道那些小儿科的事

情呢？舅舅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就盯着父亲，父亲或许琢磨出自己跟友道叔性格上的相似性，便讪笑着垂头，或是无趣地走开了事。

然而毕竟我是母亲的亲骨肉，虽然我跟我的父辈们也有许多的相似，舅舅却总是对我关爱有加。舅舅说，我妈一生抚养了两个孩子，一个是他，成功了；另一个是他的外甥，也必须是成功的。两个孩子都成功了，我妈也就大功告成了。此刻，舅舅就坐在友道叔办公的窑洞前，看着他瘦小的外甥从学校大门外走过来，脸上浮现出鼓舞人心的笑容。我想，这就是成功男人胜利会师时应该采用的笑容。

看见舅舅，我的胸口竟漫过一种陌生的忧伤，还有一种莫名的慌张，我的脸上自然没有那种成功的微笑。我叫了一声舅，就蹲坐在友道叔的旁边。舅舅脸上快速闪过的失望让我觉得什么地方不妥，我向前蹲走两步，取了舅舅脚下的茶缸，犹豫着又蹲回原处。我举起缸子大口地喝水，以便躲开舅舅的眼睛。

然而舅舅早已恢复了微笑。舅舅看着友道叔，却问我，来志，你想好要上那个什么师范学院了？

我想说想好了，却明知这肯定不是舅舅的意思，我就不做声，偏过头也看友道叔。友道叔不便再低头，就堆起一脸菊花般的笑容回答舅舅，来志这娃没出过门，还离不得咱这个地方哩。舅舅仿佛从下属的汇报里听到了不和谐的意见一样，他的眉头皱了一下，喉咙里短促地呜了一声，就不再看友道叔了。舅舅爽朗地笑道，不会吧，我不认为我外甥这么的胸无大志！

舅舅的笑声像一瓢水，把友道叔脸上的菊花瓣儿给冲散了。好在这时候李万年老师敲响了上课的铃声。友道叔慌忙起身，跟舅舅说失陪，吩咐我给舅舅续水，然后退着转身，向三孔窑洞教室走去，而他菊花般的微笑重又爬回到脸上。友道叔走路的样子很古怪，他步子迈得很快，身板却一动不动，看似一架车子在推着一样重物。友道叔的背影有些不像友道叔了。舅舅对友道叔的走姿似乎也感兴趣，他目送友道叔进了窑洞，嘴角

软脚鷄

始终扯着一线微笑。

我不忍看着友道叔这样离开，却也没法，只是觉得地区的师范学院离我遥远了。这时候，舅舅已经把屁股挪到了友道叔的矮凳子上，并且把手搭在了我的头顶，轻轻一拧，我的目光就从远处的窑洞挪开来，看舅舅。

就报政法大学！舅舅语气坚定，好像还暗藏愤怒。见我不吭声，他又换了说法，是不是离开家乡有些难受？别担心，舅舅当初离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舅舅忽然变来的语重心长让我也蓦地思绪万千起来。舅，我不光难受哩，更主要的我还害怕城市哩。城市对外来人管得严，要求严，今天办这证明明天办那证，今天让关了明天让撵了，不关不撵后天又要把摊子给踢翻了……

舅舅扑哧一声乐了。舅舅信手把我的鼻子刮了一下，目光里充满了怜惜和伤感，小小年纪，从哪里听来的这些东西？

舅，我不是道听途说得来的，是城市里自家的报纸这样讲的。报纸糟蹋农村人可有一套了，今天说城市里的农民为工钱跳楼了，做贼让抓住了，光着膀子睡在大街上了，明天又说农村里的农民为地畔子出了人命了，男人不在婆姨偷情了，为烧个纸钱却烧了一座荒山了，太多太多了，还常常配着照片哩。

舅舅严肃了起来。舅舅说，人家报纸说的没错。我说，我承认人家说的没错，可报道得多了，好像指的是每一个农村人。舅舅说，你是大学生，是国家需要的人才，他就是把农民报道完了，也轮不到你。我说，咋轮不到我，现在就有报道说农村来的学生交不起学费家长自杀的，被人看不起拿刀杀人的。舅舅说，你还害怕学费，有舅舅呢。我脸一红，不说话了。

舅舅那天讲了三条理由让我上政法大学。舅舅讲得一口很好的普通话，而且润了十分顿挫的腔调，这样的语言和语气正可以煽动一个十八岁的学子。舅舅在讲出理由之前，他没有忘记首先肯定我对家乡的感情。舅舅说，爱家乡，很好。可是，一个人要报答自己的家乡，就不能退缩只能前进。这好像一棵



树，贫瘠的地方存活都已是困难，还谈长成什么材料呢？只有在富饶的土壤里，才有希望长得参天，才能谈上荫及家乡。

舅舅讲出上政法大学的三点理由是：

第一，如今的铁饭碗已经摆不到案板上了，学政法，将来一定会有我的那块案板；第二，学成出来，必然是说人管人的人；第三，法律现在还并不普及，在法盲的环境里来管法盲，不仅得心应手，而且还轻松快乐。

舅舅讲完就又爽朗地笑开了，我的耳边至今还回荡着舅舅当初的笑声。舅舅认为，他已经为我描绘出一幅锦绣前程，我没有理由不去披挂上阵了。事实上，那天我的确是被舅舅说得动摇了，便似乎忘了原先要报的地区师范学院。见我的态度有所转变，舅舅就看手表，然后起身，好了孩子，舅得去县上办点事，舅相信你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法人才的。

我把舅舅送到他的小车上。汽车的引擎声把友道叔从窑洞里引了出来。友道叔一手端着课本，一手捏着粉笔，他将捏粉笔的手举起来向舅舅挥舞着。舅舅把车窗降下，小声对我说：

别学你这个大，一个小小的小学，竟还成了他的安乐窝！



二

那天早晨，我踩着阳光，再次走过封姑沟乡王家洼村贫瘠凌乱的村巷。后生婆姨们从自家的窑洞里走出来，无意间看见我，他们脸上就会堆起笑容，并且唤着我的乳名，问我考上了没有。刚刚见上我面的在问，还有的已经问过好几遍了。我喜欢这样的问候，它们就像清晨盛到我面前的一杯杯美酒，让我陶醉，让我兴奋，让我心里一而再地压抑住故土的牵掣和羁绊，并且再而三地产生出进城的勇气和信心。我当然也是满面春风，我兴高采烈却故作谦虚地回答我的乡党们，可能考上了吧，是

政法大学！

宽志婆姨挤到人前，嘻嘻哈哈拧了我的耳朵，说，不是上说咱这儿的师范学院吗，咋又跑到省城上学去了？给嫂子说，是不是你舅回来给你办的？

我对别人提我舅很不快，对宽志婆姨使用“办”这个词更反感，可为了不破坏一大早的心情，我还是笑着，并试图将宽志婆姨的手从我的耳朵上卸下来。那手却麻雀一般飞开了，在空中飞舞，看，功臣回来了！

功臣指的是我友道叔。

远远地飞过来一辆自行车，骑车的少年虎头虎脑，是我友道叔的儿子王浩志，忽忽悠悠坐在后边的就是我友道叔。友道叔果然像是一个功臣，他笔直地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像在享受着一顶八抬大轿。友道叔努力掩饰着自己的喜悦，却掩饰不住，又平添出几分羞涩来。

浩志见人多，早已将车子刹住，让他大先下。友道叔屁股拧着挪下车，宽志婆姨一阵风一样迎了过去，啥功臣嘛，人家来志不在咱这儿上学了，他舅给办到省城念书哩！友道叔赶紧说，我知道，我知道，我也没说我是功臣。友道叔说着轻松，脸上的菊花却黯淡下去。

友道叔给乡党们打了招呼，就抓了我的手，走，跟大回屋里拉拉话。

我随友道叔进了他家的院子，继而进了堂屋。友道叔脱鞋，上炕，用手拍了一下木炕边儿，然后微笑着看我。我于是也脱鞋，上炕，跟友道叔坐了对面儿。我怕友道叔问我政法大学的事儿，心里便慌慌的，却听见院子里哗啦哗啦自行车的声响，我正好扭头向院子看。友道叔说，浩志这狗东西学习不好，还不敢见你哩，故意磨得这会儿才进门。我抬头，友道叔并没看浩志，却在看我。

大，我舅硬是让我上了省城的学校哩。

怕友道叔难堪，我在我的语气里故意加进些委屈的成分。

大知道，是政法大学。你舅对着哩——咱镇北县怪了，出外的人都还做了大官，留下的却都没混出个啥名堂。

友道叔说得我脸红了，我赶紧将舅舅的话断章取义，解释给友道叔，大呀，我就不想去省城上学，可是人家政法大学偏偏就在省城；我上啥学校都可以，可是政法大学相对好找工作。

我没有给友道叔说政法大学出来是管人的，因为在我十八年来的生涯里，从来就没有产生过管人的念头，自然更是说说不出的。然而友道叔似乎从我红了的脸跟虚伪的话里觉出了些趣味，他挪着屁股坐到我的身旁，要过我的一只手放进他的掌心拍打：

政法好，政法好，出来直接是官，直接管人，跟你舅舅一样，发号施令，威风八面。大真是教书教糊涂了，让你上的什么师范学院！

友道叔说出来我没有说的话。这话从友道叔嘴里说出来，却让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咽不下也吐不出了。我知道，友道叔菊花一般的微笑就是一副面具，正在遮掩着他内心的不忍和失落。我看友道叔，友道叔眼窝深陷，鼻梁挺直，仿佛经刀子修饰过一般。刀修的眼窝和鼻梁是封姑沟人永恒的胎记，正像百年老店牌匾上的“正宗”二字一样，执著地记载着封姑沟人的血脉渊源。就拿我家来说，我爷是这样，我爸是这样，友道叔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我说，二大，不管我上啥学，永远都是你的侄子，你的学生，永远都是咱封姑沟人。

友道叔还想说什么，大门却开了，门外熙熙攘攘涌进一群绵羊，白花花地占据了半个院子。友道叔重新坐到我的对面，扯着脖子向外看，脸上的笑容也收回了。

友道叔的婆姨草琴放羊回来了。

草琴吆喝着脚下的羊群，却不时地抬起头，冲我们这边笑一笑。草琴显然知道了我在她家，于是早早赶羊回来，像是为了专门招呼我这个大学生的。我虽有些得意，却还是感到不自

在，草琴却用鞭子在羊群中吆开一个道儿，直接进了灶房。再出来时，她的身后跟着浩志。草琴边往堂屋走，边数落浩志，你哥来了也不知道招呼！草琴声音很大，也是说给我听。浩志跟了两步，扭头又往门外跑，脚下不小心踩了一只羊的蹄子，那羊咩地一声惨叫，跑开了。草琴回头，浩娃浩娃地叫，浩志早已出了大门，不见踪影了。草琴嘴里嘟囔着，却重新微笑起来，进了堂屋。

草琴说，来志呀，你看婶听说你来，羊都不放回来给你做饭哩。我笑了笑表示感谢。友道叔看了眼草琴就开始帮腔，对呀，你婶放羊中午一般不回来的。草琴又说，我叫浩娃见见他哥，狗东西还不来，也不问问他哥是咋样学习的。我笑了笑表示谦虚。我友道叔又帮腔道，狗东西跟我一起回来都不知道进屋来。草琴坐到了炕边上，来志呀，浩娃是我，还有你大的熬煎哩，你这两天趁还没走哩，帮婶劝劝娃，让他好好学习。我笑了笑表示答应。友道叔脸上的菊花却倏然消失，不再帮腔了。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总是不屑把草琴称呼为婶子的。

草琴十八岁那年，友道叔从三十里外的高家庄把她娶到了我们王家洼。我至今还记得友道叔那天出发时的情景。友道叔穿着一身借来的中山装，身上披着红布，胸前别着红花，双手还一公一母提着两只鸡，显得分外滑稽。友道叔那时候已经在封姑沟小学做民办教师了，就有后生将他的课本偷拿来，分别夹在他的腋下，结合早已提在手上的鸡，他们亲切地把友道叔称作“王书记”。

友道叔所提的鸡当然不能算作彩礼，那只是作为一种象征物来供新郎新娘祭拜的。听人讲，很久很久以前，封姑沟气朗天青，水草肥美，曾是鸟类理想的栖居地。我的祖先发现，在众多的鸟儿中，唯有大雁不仅有着严明的纪律，更是有着高尚的爱情。一对大雁一旦成为配偶，便永不分离，生死不渝，他们的爱情经得住任何方式的考验。曾经有人心怀嫉妒，竟将一只雄雁捉来，去了性器又放归自然。雄雁强忍剧痛和羞辱，历

尽艰辛还是找到了配偶。更加令人嫉妒的是，没有了性生活的两只大雁竟依然同食同行，同飞同眠。浪漫而猎奇的封姑沟人得出了结论，大雁可以没有性，却不能没有爱。他们开始捕猎大雁了，一对对活雁从此就出现在封姑沟人婚礼的香案上。只是后来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植被渐渐少了，大雁渐渐没了，而拜雁的婚俗尚在，于是信手可得的鸡就总被捉来，因陋就简地象征起封姑沟人的爱情了。

友道叔跟草琴的媒人是我友全伯。我还记得那天的司仪也是由我友全伯担当的。花轿抬回，仪式开始，友全伯便扯开了他悠扬的嗓子唱作了。友全伯唱，新娘下地拉花头。草琴下了轿，进了屋，将早已备好的核桃、大枣连同一对儿面捏的兔子挂到一杈枣枝上；友全伯接着唱，新郎新娘拜双雁。友道叔走进屋，拉起草琴的胳膊，向两只早已吓坏的鸡虔诚地拜了起来。友道叔和草琴听着友全伯曲折的唱腔，又拜了天地，拜了高堂，然后入了洞房。

草琴长得并不是很美，可她那天却像所有漂亮女子出嫁那样，整天都在绷着脸。所以，虽然她对司仪的安排很顺从，对友道叔的拉扯也不做作，对后生们的酸话还能受下，可对我来说，草琴却是一个不好接近的婶子。

那天晚上，我正在友道叔家吃着婚礼的剩菜，后生们已经来闹洞房了。这时候，友道叔的洞房外传来了清脆的童谣：

衣裳穿得红艳艳，
高跟鞋上端端站。
男人问啥都不会，
又能吃来又能睡。

我生气地丢下菜碗，想听清是谁在唱。当听出来领唱的是长我几岁的三娃时，我不光生气，简直就是愤怒了。我跑出去追三娃，却撵不上，我便停下大骂，三娃，唱你妈的X呢！

三娃回骂了我后，就在远处停下来，继续领着娃娃们唱：

头上梳得光又光，
脸上搽得香又香。
谁家婆娘真正丑，
男人拜雁不拉手。

我觉得“唱你妈的X”太落俗套，就又换了骂法：

三娃，你先人做过土匪，你咋不唱一个《土匪进行曲》哩！

三娃一直跟着他舅在外乡弹三弦，学说唱，那几天是专门回来过年的，他跟他舅学的那一套就在我友道叔身上用上了。三娃虽然和我是同门，却早已出了五服。听老辈人讲，民国年间，封姑沟一带出了个名叫郭坚的大土匪，三娃他太爷当年就随了郭坚的队伍，在二道梁上安营扎寨。

三娃搅得我几天没有好心情。我暗自抱怨，友道叔迟不结早不结偏偏这两天结婚，我还暗自骂过三娃，狗日的迟不回早不回偏偏这两天回家。我想，至今我都没有很好地叫过草琴一声婶子，或许是因为我最初的心情。

草琴小时候从没有上过学，可她好像也不在乎上学。不上学，她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放羊，去割草，去满坡扯着嗓子唱山歌，去和逃学的娃娃们一起偷杏折枣。让她在上学和放羊中间选，她宁可去放羊。草琴说她见不得学校，学校先生们板的脸，学生们排的队，都让她觉得无缘无故，做作可笑。

草琴在放羊中晒黑了脸，跑细了腰，放野了性子，也在放羊中长成了大姑娘。而她的初恋，却是早早地给了一个关中的小木匠。

那一年秋天，高家庄村口的土地庙里住进了一个关中后生。后生敦敦实实，却不爱说话，只是整日里躲在庙里做着木匠活。那一阵子正是封姑沟的秋忙时节，做活的人家并不多，可这后生似乎也没闲着，从早到晚，总有或锯或刨或劈或敲的声音从昏暗的土地庙里传了出来。有一天，草琴放羊从庙前经过，忍

软脚鸡

不住了好奇，就扒在庙门往里看。庙里很黑，只是靠一支蜡烛的光亮照明着。后生赤着上身，正聚精会神地刨着一块木料，草琴看不清后生的脸，却看清了后生隆起的背肌。后生脊梁两侧的肌肉被汗水浸过，在烛光下一节一节绷起来，像一只犍牛结实的臀。草琴的脸红了。

草琴脸红了却并不急着走去，反而将嗓门高高地扯起来，哪儿来的后生，不在家里收秋，跑到俺这破庙里干啥哩？后生吃了一惊，他停下了手里的活，一手提着刨子，一手擦着汗水，却是恭敬地回答着草琴，我们那儿庄稼比这儿黄得早，都忙完了，这阵儿没事，就出来寻活干。后生的憨笑给了草琴更大的兴趣，草琴就跟后生耍上了贫嘴，那你呆在我们土地庙里，冲撞了土地爷不说，也不给我村交房钱？后生脸红了，眼皮一下一下抬着看草琴，看得草琴也不敢抬头了，她就扭头往门外看，那你出门也不带上婆姨，谁给你做饭哩？后生结巴着说，我，我还没说下媳妇呢。

那天，草琴没话找话地跟后生拉了半天，就让她下地回家的大撞见了。她大不知道草琴在庙里，但却认得自家的羊，她大就冲着破庙喊，草琴，到底是你放羊哩还是羊放你！草琴慌忙往家赶，临出门还不忘问后生家是哪里人。

草琴回到家就丢不下这个关中后生了。草琴红着脸对她妈说，你看人家关中人，年纪轻轻的就出来闯荡，咱封姑沟人老几辈，有谁出过镇北？草琴她妈洞悉了草琴的心思，她还给了草琴一句镇北歌谣，年纪轻轻往外跑，不是奸来就是盗。草琴不再言语，却往土地庙里跑得更勤了。后来的几个月，草琴的毛眼眼向小木匠挤了一下又一下，草琴的烧洋芋给小木匠送了一个又一个，草琴的心为小木匠跳了一次又一次，可是，直到树叶黄了，直到雪花落了，小木匠却像他手里的一截榆木一样，不谙风情，不解人心。

这一天晚上，草琴梳了头，搽了脸，穿上了条绿棉袄，换上了双红棉鞋，又去了土地庙里给小木匠送洋芋。草琴葱一样

软脚
雞

站在庙门口，她把装洋芋的篮子用双手提了，却将一只秀脚伸出去，压住了小木匠手里的锯子。

草琴跟小木匠接下来的对话，据说是这样的：

关中客，请你给我做一双木屐！

大冬天做木屐干啥呢？

我心热着哩，穿木屐图凉快哩！

你穿多大的鞋？

不知道，你给我量一量！

那你把鞋脱下来。

没看见我手占着，把你的手借一下！

小木匠找来软尺，眼睛就盯着草琴的红棉鞋。

你把脚抬一下！

抬着脚我站不稳，你帮我把鞋脱了！

小木匠的双手有些抖，呼吸也有些紧。小木匠小心地解开了草琴的鞋带，一手按住鞋面，一手捏了鞋跟，可草琴的脚却并不离开凳子，反而像一只红色的瓢虫一般，来来回回地在凳子上游走。小木匠瞪大了眼睛看草琴，草琴吃吃地对他笑让他先是疑惑继而紧张。当草琴装作站立不稳向他倒去的一瞬，所有的疑惑和紧张烟消云散，小木匠也是没有站稳的样子，抱紧草琴滚到了地上。

那个晚上，小木匠临阵不乱，拾了地上的一只刨子，砸灭了庙里唯一的光源。可是，草琴她大却有如神助，那晚竟及时地出现在了土地庙。草琴他大就地取材，他用小木匠担货的扁担，将这个关中后生撵出了高家庄。

草琴她妈跟他大开始给草琴张罗提亲了。他们相中了在县上开旅馆的白骡子。白骡子听起来什么都好，可草琴就是不愿意。草琴她妈问，人家白骡子要人有人，要钱有钱，你一嫁过去就是老板娘，你还嫌弃人家啥哩？草琴说，我嫌白骡子是个娘娘腔。草琴她大说，你一不是个唱戏的，二不是个教书的，倒还挑开人家的嗓子了。

父母亲果断地收下了白骡子送来的彩礼，定过婚期，就开始给草琴办嫁妆了。一天早上，草琴他大从地里回来，远远听见羊在圈里叫唤，他的第一感觉认为草琴在睡懒觉；她大隔着窗子叫了草琴几声，没有人应，他的第二感觉认为草琴在使性子；等他推门进了草琴的窑洞，发现被子整齐地叠在炕头，而一直放在炕头的一柄刨子却不翼而飞的时候，他的第三感觉让他的血液燃烧了起来。草琴她大清醒地判断出草琴肯定是要下关中去找小木匠的。她大火速召集了村上的几个后生，骑上快马追出村去。当他们撵到骡马大会的时候，终于截住了草琴。

那天，草琴她大抡起拳头正狠揍着草琴，一只大手却把他的胳膊架在了空中。当时，我友全伯正在骡马会上相牲口，及时地制止了草琴她大的过激行为。看过草琴的模样，又听了草琴的故事，友全伯瞬间产生了一个鼓舞人心的念头，他要把草琴说给王家洼村我友道叔。

草琴死活不愿嫁给白骡子，却为一个关中木匠离家出走，丑话早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草琴她大跟她妈不无遗憾地退了白骡子的彩礼，借着友全伯的说合，无奈地同意了把草琴嫁给我友道叔。草琴离不开高家庄，会不成小木匠，偏又听说我友道叔是个老实的读书人，最终也同意了这门亲事。有人说我友道叔命好，因为那一年，友道叔已经快三十岁了。

草琴嫁给友道叔后，虽不见得像其他婆姨们那样合群，却也不见她有什么非分，家里活地里活做饭洗衣喂鸡放羊孝敬公婆伺候丈夫，总见她忙碌地干着。一年后，草琴生下一个男娃，便是我的堂弟王浩志；又一年后，她又生下一个女娃，便是我的堂妹王莲志。友道叔的家境明显好转，男人们有的开始羡慕了，女人们有的开始嫉妒了。友全伯的儿子王宽志从县上回来，听了草琴的故事却不以为然，而当他的婆姨也跟着不以为然的时候，他又骂起婆姨来，你个婆娘又懒又贪还爱翻是非，你要是有人家草琴一半就好了！那婆姨不敢顶男人，眼睛瞪着看我友全伯，话却嘀咕着撂给了宽志，给你换个婆姨天天吊个死人

脸，那就好了！宽志说，你天天嘻嘻哈哈着才是个祸害哩！手却已经抬起来，做出欲抽过去的样子。宽志婆姨缩着脖子往我友全伯身后躲，友全伯却慌了，嘴里唉声叹气地就往门外闪。

院子里传来的响动把我从回忆中又拉到友道叔的炕上。我以为是浩志回来了，抬头一看，却是莲志。莲志见她大她哥都回来了，自己也就跟回来。跟浩志一样，莲志也不见得想跟我打招呼，或者我叫她她根本没有听见。莲志手里捏着一只鸡毛毽子，已经在羊群中踢开了。

三

我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

通知书寄自省城的政法大学，是法律专业，报名时间为九月十六日。我爸见了我的通知书，神情很得意，嘴上却掩饰着，人的命运就由一张纸给决定了？我妈却已经给我收拾好了包裹。我心里空落落的，总觉得我需要带走的东西仅用两只蛇皮口袋是装不下的。我躲进自己的屋子，重新打开蛇皮口袋，被褥中散着炕土的熏气，衣裳间漫出窖水的腥气，泛白的上衣和打着补丁的裤衩，应是刚从门前的枣树上收下，生枣的香气还残留在上边。不知为什么，我竟想要流泪。我不知道自己落下了什么，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带走什么，封姑沟我带不走，白土窑我带不走，我大我妈我带不走，友道叔我带不走，沟坡坎梁草木风尘灯火炊烟蝉鸣蛙叫后生打情闺女骂俏婆姨汉子熙攘往来我什么也带不走，或许我能带走的除了被褥衣裳，只剩下一副肉体的空壳，等待着都市文明与高等文化的填充。

父母应该是向乡党们炫耀去了。那一阵子，我忽然感到万分孤独，仿佛自己已经置身城市。我走出家门，王家洼贫瘠瘦弱的街巷空无一人，阳光从北山的坡顶斜射下来，分外晃眼。